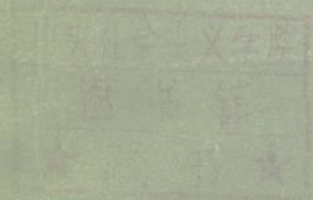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清〕沈复著

浮生六记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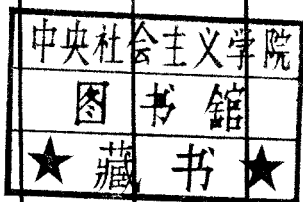
江西人民出版社

I262.49
2

50089

浮生六记

〔清〕沈 复著 罗宗阳 校点



浮生六记

(清)沈 复 著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百花洲3号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$1/32$ 印张: 8.75 字数: 7万
1980年5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2版江西第1次印刷
印数: 100,001—150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144 定价: 0.32元

重 印 说 明

清代乾隆时期苏州人沈复（三白）所写的自传体散文《浮生六记》，是一部有一定文学和史料价值的作品。

本社曾于一九八〇年春根据解放前上海新文化书社的本子重排印行，以致保留了原版在校点、排印上的所有错误。这是应该向读者深致歉意的。

现在重排印行。排印前请江西大学中文系罗宗阳同志细加校点，个别生僻费解之处，加以注释。并根据读者要求将，五、六两记补上（据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）。五、六两记据考证，系伪作，仅附于四记后，供参阅。

题浮生六

刘樊仙侶世原稀，瞥眼风花又各飞。

赢得红闺传好句：“秋深人瘦菊花肥”。*

烟霞花月费平章，转觉闲来事事忙；

不以红尘易清福，未妨泉石竟膏肓。

坎坷中年百不宜，无多骨肉更离披。

伤心替下穷途泪，想见空江夜雪时。

秦楚江山逐望开，探奇还上粤王台；

游踪第一应相忆，舟泊胥江月夜杯。

瀛海曾乘汉使槎，中山风土纪皇华。

春云偶住留痕室，夜半涛声听煮茶。

白雪黄芽说有无，指归性命未全虚。

养生从此留真诀，休向嫦娥问素书。

阳湖管贻萼树荃。

* 原注：君配工诗，此其集中遗句也。

浮生六记序

是编合冒巢民《影梅盒忆语》、方密之《物理小识》、李笠翁《一家言》、徐霞客《游记》诸书，参错贯通，如《五侯鯖》，如《群芳谱》，而绪不芜杂，指极幽馨，绮怀可以不删，感遇乌能自己，洵《离骚》之外篇，《云仙》之续记也。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，移步换形，后之作者几于无可著笔，得此又树一帜。惜乎卷帙不全，读者犹有遗憾；然其凄艳秀灵，怡神荡魄，感人固已深矣。

仆本恨人，字为秋士。对安仁之长簟，坐掩茵褥；依公瑕之故居，种寻药草（余居定光寺西，为前明周公瑕药草山房故址）。海天琐尾，尝酸味于庐中；山水遨头，骋豪情于花外。我之所历，间亦如君；君之所言，大都先我。惟是养生意懒，学道心违，亦自觉阙如者，又谁为补之欤？浮生若梦，印作珠摩（余藏旧犀角圆印一，镌“浮生若梦”二语）；记事之初，生同癸未（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，余生于道光癸未）；上下六十年，有乡先辈为我身作印证，抑又奇已。聊赋十章，岂惟三叹。

艳福清才两意谐，宾香阁上斗诗脾。
通宵同啜桃花粥，刚识双鲜酱味佳。

琴边笑倚鬓双青，跌宕风流总性灵。
商略山家栽种法，移春槛是活花屏。

分付名花次第开，胆瓶拳石伴金罍。
笑他琐碎《板桥记》，但约张魁清早来。

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；
守此情天与终古，人间鸳牒只须焚。

蛩起家庭剧可怜，幕巢飞燕影凄然。
呼灯黑夜开门去，玉树枝头泣杜鹃。

梨花憔悴月无聊，梦逐三春尽此宵。^{*}
重过玉钩斜畔路，不堪消瘦沈郎腰。

雪暗荒江夜渡危，天涯莽莽欲何之？
写来满幅征人苦，犹未生逢兵乱时。

铁花岩畔春多丽，铜井山边雪亦香。
从此拓开诗境界，湖山大好似吾乡。

* 原注：三白于三月三十日悼亡。

眼底烟霞付笔端，忽耽冷趣忽浓欢；
画船灯火层寮月，都作登州海市观。

便做神仙亦等闲，金丹苦炼几生慳。
海山闻说风能引，也在虚无缥缈间。

同治甲戌初冬，香禅精舍近僧题。

浮生六记序

《浮生六记》一书，余于郡城冷摊得之，六记已缺其二，犹作者手稿也。就其所记推之，知为沈姓号三白，而名则已逸，遍访城中无知者。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、潘麟生茂才、顾云樵山人、陶芭孙明经诸人，皆阅而心醉焉。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《浮生六记》六绝句，始知所亡《中山纪历》盖曾到琉球也。书之佳处已详于麟生所题。近僧即麟生自号，并以“浮生若梦为欢几何”之小印，钐于简端。

光绪三年七月七日，独悟庵居士杨引传识。

浮生六记跋

予妇兄杨苏补明经，曾于冷摊上购得《浮生六记》残本，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，于伉俪尤敦笃。卜宅沧浪亭畔，颇擅水石林树之胜，每当茶熟香温，花开月上，夫妇开樽对饮，觅句联吟，其乐神仙中人不管也。曾几何时，一切皆幻。此记之所由作也。予少时尝跋其后云：

“从来理有不能知，事有不必然，情有不容已。夫妇准以一生，而或至或不至者，何哉？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，而妇之有才色者，辄为造物所忌，非寡即夭。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，苟合矣，即寡夭焉何憾！正惟其寡夭焉，而情益深；不然，即百年相守，亦奚裨乎？呜呼！人生有不遇之感，兰杜有零落之悲。历来才色之妇，湮没终身，抑郁无聊，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！而得如所遇以夭者，抑亦难之。乃后之人凭吊，或嗟其命之不辰，或悼其寿之弗永，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。美妇得才人，虽死贤于不死。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，而不必百年已泯然尽矣。造物所以忌之，正造物所以成之哉。”顾跋后未越一载，遽赋悼亡，若此语为之讖也。是书余惜未抄副本，旅粵以来，时忆及之。今闻苏补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版排印，特邮寄此跋，附于卷末，志所始也。

丁丑秋九月中旬，淞北玉毓生王韬病中识。

目次

2057/09

题浮生六记·····	管贻萼
浮生六记序·····	潘近僧
浮生六记序·····	杨引传
浮生六记跋·····	王 韬

卷一 闺房记乐·····	1
卷二 闲情记趣·····	17
卷三 坎坷记愁·····	26
卷四 浪游记快·····	41

附录

卷五 中山记历·····	65
卷六 养生记逍·····	91

校 点 后 记·····	106
--------------	-----

卷一 闺房记乐

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正值太平盛世，且在衣冠之家，居苏州沧浪亭畔，天之厚我可谓至矣。东坡云：“事如春梦了无痕”，苟不记之笔墨，未免有辜彼苍之厚。因思《关雎》冠三百篇之首，故列夫妇于首卷；余以次递及焉。所愧少年失学，稍识之无，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。若必考订其文法，是责明于垢鉴矣。

余幼聘金沙于氏，八龄而夭；娶陈氏。陈名芸，字淑珍，舅氏心余先生女也。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《琵琶行》即能成诵。四龄失怙，母金氏，弟克昌，家徒壁立。芸既长，嫀女红，三口仰其十指供给，克昌从师，修脯无缺。一日，于书麓中得《琵琶行》，挨字而认，始识字；刺绣之暇，渐通吟咏，有“秋侵人影瘦，霜染菊花肥”之句。余年十三，随母归宁，两小无嫌，得见所作，虽叹其才思隽秀，窃恐其福泽不深；然心注不能释，告母曰：“若为儿择妇，非淑姊不娶。”母亦爱其柔和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；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。是年冬，值其堂姊出阁，余又随母往。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，自幼姊弟相呼，故仍呼之曰淑姊。时但见满室鲜衣，芸独通体素淡，仅新其鞋而已。见其绣制精巧，询为己作，始知其慧心不

仅在笔墨也。其形削肩长项，瘦不露骨，眉弯目秀，顾盼神飞，惟两齿微露，似非佳相。一种缠绵之态，令人之意也消。索观诗稿，有仅一联，或三四句，多未成篇者。询其故。笑曰：“无师之作，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。余戏题其签曰‘锦囊佳句’，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。是夜送亲城外，返已漏三下，腹饥索饵，婢姬以枣脯进，余嫌其甜。芸暗牵余袖，随至其室，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。余欣然举箸，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：“淑妹速来！”芸急闭门曰：“已疲乏，将卧矣。”玉衡挤身而入，见余将吃粥，乃笑睨芸曰：“顷我索粥，汝曰‘尽矣’，乃藏此专待汝婿耶？”芸大窘避去，上下哗笑之。余亦负气，挈老仆先归。

自吃粥被嘲，再往，芸即避匿，余知其恐貽人笑也。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，见瘦怯身材，依然如昔，头巾既揭，相视嫣然。合卺后，并肩夜膳，余暗于案下握其腕，暖尖滑腻，胸中不觉怦怦作跳。让之食，适逢斋期，已数年矣。暗计吃斋之初，正余出痘之期，因笑谓曰：“今我光鲜无恙，姊可从此开戒否？”芸笑之以目，点之以首。廿四日为余姊于归，廿三国忌不能作乐^①，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，芸出堂陪宴。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，拇战辄北^②，大醉而卧；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。是日亲朋络绎，上灯后始作乐。廿四子正^③，余作新舅送嫁，丑末归来，业已灯残人静。悄然入室，伴姬盹于床下，芸卸妆尚未卧，高烧银烛，低垂粉颈，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。因抚其肩曰：“姊连日辛苦，何犹孜孜不倦耶？”

芸忙回首起立曰：“顷正欲卧，开橱得此书，不觉阅之忘倦。《西厢》之名闻之熟矣，今始得见，真不愧才子之名，但未免形容尖薄耳。”余笑曰：“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。”伴姬在旁促卧，令其闭门先去。遂与比肩调笑，恍同密友重逢，戏探其怀，亦怦怦作跳，因俯其耳曰：“姊何心春乃尔耶？”芸回眸微笑，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。拥之入帐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

芸作新妇，初甚缄默，终日无怒容，与之言微笑而已。事上以敬，处下以和，井井然未尝稍失。每见朝曦上窗，即披衣急起，如有人呼促者然。余笑曰：“今非吃粥比矣，何尚畏人嘲耶？”芸曰：“曩之藏粥待君，传为话柄。今非畏嘲，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。”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，因亦随之早起。自此耳鬓相磨，亲同形影，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。而欢娱易过，转睫弥月。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，专役相迓，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。先生循循善诱，余今日之尚能握管，先生力也。归来完姻时，原订随侍到馆；闻信之余，心甚怅然。恐芸之对人堕泪，而芸反强颜劝勉，代整行装，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。临行，向余小语曰：“无人调护，自去经心。”及登舟解缆，正当桃李争妍之候，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，天地异色。到馆后，吾父即渡江东去。居三月如十年之隔。芸虽时有书来，必两问一答，半多勉励词，余皆浮套语，心殊怏怏。每当风生竹院，月上蕉窗，对景怀人，梦魂颠倒。先生知其情，即致书吾父，出十题而遣余暂归，喜同戍人得赦。登舟后，反觉一刻如年。及抵家，吾母处问安

毕，入房，芸起相迎，握手未通片语，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，觉耳中惺然一响，不知更有此身矣。时当六月，内室炎蒸，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，一轩临流，名曰“我取”，取“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”意也④；檐前老树一株，浓阴复窗，人面俱绿，隔岸游人往来不绝，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。稟命吾母，携芸消夏于此，因暑罢绣，终日伴余课书论古，品月评花而已。芸不善饮，强之可三杯，教以射覆为令⑤。自以为人间之乐，无过于此矣。

一日，芸问曰：“各种古文，宗何为是？”余曰：“《国策》、《南华》取其灵快⑥，匡衡、刘向取其雅健，史迁、班固取其博大，昌黎取其浑，柳州取其峭⑦，庐陵取其宕⑧，三苏取其辩，他若贾、董策对⑨，庾、徐骈体，陆贽奏议，取资者不能尽举，在人之慧心领会耳。”芸曰：“古文全在识高气雄，女子学之恐难入彀；唯诗之一道，妾稍有领悟耳。”余曰：“唐以诗取士，而诗之宗匠必推李、杜。卿爱宗何人？”芸发议曰：“杜诗锤炼精纯，李诗潇洒落拓；与其学杜之森严，不如学李之活泼。”余曰：“工部为诗家之大成，学者多宗之，卿独取李，何也？”芸曰：“格律谨严，词旨老当，诚杜所独擅；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，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，令人可爱。非杜亚于李，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，爱李心深。”余笑曰：“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。”芸曰：“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，时感于怀未尝稍释。”余曰：“何谓也？”芸曰：“彼非作《琵琶行》者耶？”余笑曰：“异哉！李太

白是知己，白乐天是启蒙师，余适字三白为卿婿；卿与‘白’字何其有缘耶？”芸笑曰，“白字有缘，将来恐白字连篇耳。”（吴音呼别字为白字）相与大笑。余曰：“卿既知诗，亦当知赋之弃取。”芸曰：“《楚辞》为赋之祖，妾学浅费解。就汉、晋人中，调高语炼，似觉相如为最。”余戏曰：“当日文君之从长卿，或不在琴而在此乎？”复相与大笑而罢。

余性爽直，落拓不羁，芸若腐儒，迂拘多礼，偶为披衣整袖，必连声道“得罪”，或递巾授扇，必起身来接。余始厌之，曰：“卿欲以礼缚我耶？”语曰：“礼多必诈。”芸两颊发赤，曰：“恭而有礼，何反言诈？”余曰：“恭敬在心，不在虚文。”芸曰：“至亲莫如父母，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？”余曰：“前言戏之耳。”芸曰：“世间反目多由戏起，后勿冤妾令人郁死！”余乃挽之入怀，抚慰之始解颜为笑。自此“岂敢”“得罪”竟成语助词矣。鸿案相庄廿有三年，年愈久而情愈密。家庭之内，或暗室相逢，窄途邂逅，必握手问曰“何处去？”私心忒忒，如恐旁人见之者。实则同行并坐，初犹避人，久则不以为意。芸或与人坐谈，见余至，必起立，偏挪其身，余就而并焉。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，始以为惭，继成不期然而然。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，不知何意？或曰：“非如是，焉得白头偕老哉！”斯言诚然欤？

是年七夕，芸设香烛瓜果，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。余镌“愿生生世世为夫妇”图章二方，余执朱文^①，芸执白文，以为往来书信之用。是夜月色颇佳，俯视河中，波光

如练，轻罗小扇，并坐水窗，仰见飞云过天，变态万状。芸曰：“宇宙之大，同此一月，不知今日世间，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？”余曰：“纳凉玩月，到处有之。若品论云霞，或求之幽闺绣闼，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；若夫妇同观，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。”未几，烛烬月沉，撒果归卧。

七月望，俗谓之鬼节。芸备小酌，拟邀月畅饮，夜忽阴云如晦。芸愀然曰：“妾能与君白头偕老，月轮当出。”余亦索然。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，梳织于柳堤蓼渚间。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，而两韵之后，愈联愈纵，想入非夷，随口乱道。芸已漱涎涕泪，笑倒余怀，不能成声矣。觉其鬓边茉莉，浓香扑鼻，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：

“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，故供助妆压鬓，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，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。”芸乃止笑曰：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须借人之势，其香也如胁肩谄笑。”余曰：

“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。”芸曰：“我笑君子爱小人耳。”正话间，漏已三滴，渐见风扫云开，一轮涌出；乃大喜。倚窗对酌，酒未三杯，忽闻桥下哄然一声，如有人堕，就窗细瞩，波明如镜，不见一物，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。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，恐芸胆怯未敢即言。芸曰：“噫！此声也，胡为乎来哉？”不禁毛骨皆栗，急闭窗，携酒归房。一灯如豆，罗帐低垂，弓影杯蛇，惊神未定。剔灯入帐，芸已寒热大作，余亦继之，困顿两句。真所谓乐极灾生，亦是白头不终之兆。